

古铜沧桑



见影 证志
影像志

话东川

贾丁 著



科学出版社

www.sciencep.com

古铜沧桑

见影像志

话东川

贾丁 著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是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系列纪录片《岁月山河·东川》的基础上集结而成的。通过对摄制组采访过的200多位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进行删减、整理,对数个电影制片厂(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、北京电影制片厂、八一电影制片厂、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等)历史胶片资料的梳理,对昆明市东川区档案局、原东川矿务局档案馆、云铜集团金沙公司等单位 and 大量私人收藏的图片、实物的展示,还原了一段共和国铜矿开发和建设的历史。

本书由历史见证人的口述、原始档案和图片,以及纪录片创作脚本和解说词构成,在传递东川矿山历史的同时也揭开一部纪录片的诞生过程。

本书可供对历史、影视感兴趣的广大读者参考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铜沧桑话东川 / 贾丁著. —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2009.3

ISBN 978-7-03-023642-5

I. 古… II. 贾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2481 号

责任编辑: 李 敏 / 责任校对: 朱光光

责任印制: 钱玉芬 / 整体设计: 李姗姗

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

邮政编码: 100717

<http://www.sciencep.com>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2009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: 787 × 1092 1/16

200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: 17

印数: 1—10 000 字数: 408 000

定价: 9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我社负责调换〈科印〉)

凡高问一位神态自若的老矿工：“你们是不是习惯了，不再感到恐惧？”这位坐了几十年升降机的老工人摇摇头说：“不！不！我们永远不习惯，永远恐惧，只不过我们学会了克制和忍耐。”

于是凡高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：有些生活，你永远也不会习惯，但只要你活着，你必须像老矿工那样学会克制和忍耐。



序

铜都不老，铜魂不朽。

岁月可以改变山河，历史却不会忘却。

我们的民族历来就是不乏使命感的民族，正是无数的先辈们在自觉、自愿中担当起了历史的使命，书写着我们民族的浩然正史。

共和国“一五”计划重点工程“天南铜都——东川大型铜矿”的创业者们正是这样的一群典范：

他们，以主人翁的豪情壮志肩负起建设共和国的崇高使命。“祖国需要铜，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铜，我们造机器需要铜，打仗需要铜，造子弹需要铜……我们应该把这项任务扛起来，不要叫国家操那么大的心。”“那时，一开会领导就讲，铜是支援国防建设，是拿去造武器的……虽然艰苦，但是最光荣……我们信服这个事情……”这朴实的心声正是无数铜都创业者最为动人的心灵之歌。

1953年重工业部提出“全国支援东川”的号召。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人向大西南的乌蒙山深处集合，千军万马奔赴东川，“从1950年开始，在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里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1500名技术骨干，20000多名工人和60多位外国专家”。

东川铜矿建设者在几近一穷二白、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开始了建设的艰难历程。“头顶青天，脚踏云海”是他们身处艰难环境的真实写照，“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”是他们不朽的主人翁精神。他们有着创业建设的豪情与光辉，也有着作为普通人的诸多无奈与平凡。但正是这些平凡或不平凡的人，为共和国不朽的历史勋业奉献了青春，传承了不朽的铜魂，延续了不老的铜都。

过去，我们的前辈们背负起了崇高的使命，勇敢而豪迈、坚忍而前行、奉献而升华，以平凡坚忍铸就了铿锵不凡的铜都史诗，他们无愧于时代，无悔于生命。

今天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传承铜魂、缅怀先辈、负重提速、创新图强——这是每个铜都儿女坚定的回答。

彰显铜魂、记之于史、传之于众，让它成为中华民族前行的伟大精神动力和历史存照。

铜都不老，铜魂不朽。

中共昆明市委常委、东川区区委书记

高德明

2008年12月

目录

CONTENTS

002



序

008



第一章
历史古老的矿山



第二章
沉浮中的矿山(口述)

19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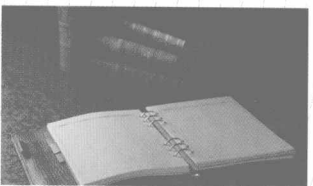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章 脚本中的矿山

24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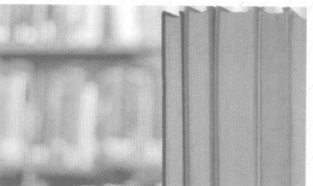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镜头中的矿山

262



参考文献

263



纪录片创作人员名单

264



致 谢

古铜沧桑



见证
影像志

话东川

第一章

历史古老的矿山



“马踏露铜”

东川素有“天南铜都”之美誉。史料记载，在上古时期，东川就出现了“马踏露铜”的奇异现象，坚硬的马掌常常可以踏破地表，露出浅埋底下的铜脉。到了西汉，先民们学会了“火烧水泼法”来开采铜矿，并用木炭铸造钱币。东川铜矿储量异常丰富，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铜矿。到了清乾隆至咸丰年间年产粗铜就已达8125吨，有矿工10余万，当时的产业大军甚至远远超出今天的规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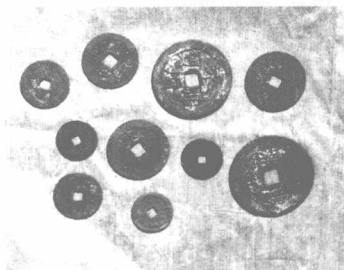


东川出土文物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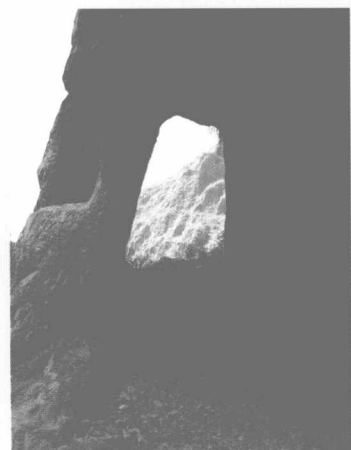
古代冶炼炉



东川铜铸造的钱币



东川铜铸造的钟



矿山公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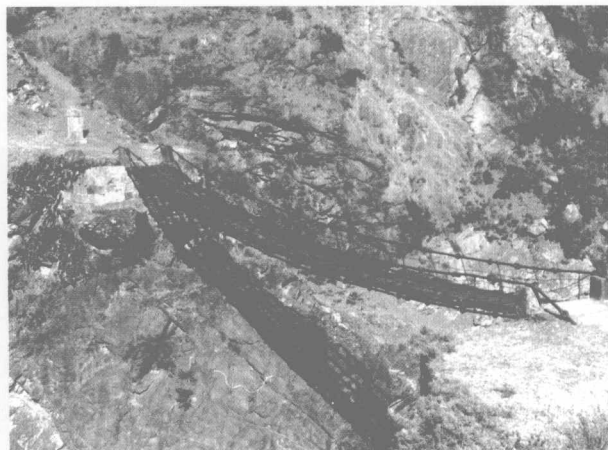
“灵裕九寰”

东川铜是清朝铸币造器最重要的原料来源之一，清朝70%的钱币是东川铜铸造的。北京故宫的龟鹤、贵州黔灵的黄钟、武当山的铜殿、昆明鸣凤山的金殿等，也都是用东川铜铸造的。乾隆皇帝御赐东川龙神庙矿“灵裕九寰”匾，对东川铜业予以褒奖，“天南铜都”也因此得名。

从东川运往京城的铜，沿金沙江浩荡而下，经镇江从运河直达北京，这种盛况从西汉开始，持续了近2000年。虽然经过2000多年的开采冶炼，东川仍然是中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，铜的地质储量仍占全国第二位，精矿含铜量占全国第三位。



矿山公路



古运铜路

面积最小的地级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家即把东川铜矿列为“一五”期间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，组织声势浩大而又艰苦卓绝的“万人探矿”和基本建设。1956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批准“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”，开始了大规模的矿山现代化建设，1958年东川建立地级市，由云南省直辖，成为当时面积最小的地级市，近50年东川累计为国家生产精矿含铜48多万吨。



20世纪50年代的矿山选厂



矿山的勘探时期



周恩来总理



因民矿开工典礼



原东川市政府



东川市第一届党代会



东川矿山的标志大井架

“矿竭城亡”

经过半个世纪大规模的开采，东川矿务局资源枯竭，东川市政府也早已资不抵债，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地级贫困市，依托矿山的东川市被迫撤销地级市建制，成为中国第一个“矿竭城亡”的实例。

2001年，东川矿务局宣布破产。按照国务院批准的破产方案和中央关于破产问题的相关精神，10000多名的在职职工中有5000多名领取了安置费，近5000名办理了退休手续。至此，有2000年风光历史的东川陷入严重的困境中。



矿务局最后一任书记曹树农



艰难岁月

已经成为昆明市下属的东川区，在2004年起施行“云南省再就业特区”优惠政策，至今已历经5年，东川创造了“凤凰涅槃，再造辉煌”的奇迹。

东汉时期，出土铜洗、铜梨等文物，证明东川在东汉时期已经可以生产铜制工具；

1915年，东川制作的斑铜、红铜菊花锅在美国旧金山“万国博览会”上获奖；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《东川铜矿开发意见书》，将东川铜矿列为全国重点建设项目；

1980年，因民矿一坑“六人千米掘进组”获全国冶金矿山掘进队劳动竞赛流动红旗，组长雷昌萍被评为云南冶金局标兵，荣立特等功；

2004年，开始施行“云南省再就业特区”优惠政策，至今已历经5年。

第二章

沉浮中的矿山(口述)



李德高

1949年为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三营五连战士，1952年转业任云南省汤丹小河乡乡长，1956年调入老汤丹矿安全股任安全员，1957年调入汤丹矿炼铜车间，1973年调入汤丹矿供销科炸药库任库长，1986年退休。

1949年荣获解放大西南纪念章。

1954年荣获全国人民慰问纪念章。

“蚂蟥撑腰”

我从8岁起就开始在小洞里面背筐了，也就是所说的“蚂蟥撑腰”。

洞子七弯八拐的，洞里又是小石头、大石头，不是“蚂蟥撑腰”出不来。一个筐篓吊在屁股上，身上穿的是麻布衣裳，嘴里含着“亮子”，“亮子”上有个把儿，把儿是活动的，咬着。出来就是手扒在里面，脚踩着磴，那个磴还不像现在，这边一个磴，这边一个磴，这边一个磴，走错了又不行，左脚不能踩在右脚上。就这样子，背筐，8岁就开始背矿了。“蚂蟥撑腰”就是，洞子比较矮小，筐是在这个地方吊上去，撑出去以后，这个筐得往前放一步，手得往前爬。因为洞子太矮小，你进不去，也出不来，有时候，只有这么高，背着还要往里头缩，头又抬不起来，腰杆也撑不直，所以把这个姿势叫“蚂蟥撑腰”。好几个洞子，我都进去背过。上边垮了下来，我被埋住了，后来慢慢刨才刨出来，那是相当危险的。所以我不是说过了吗，我们是“吃的阳间饭，做

的阴间活”，早上出去进洞子，到晚上回来。

旧社会的砂丁相当苦，也相当穷。穿的都是麻布衣裳，穿个带子系在腰里，把这块麻布从后边拉过来别在前边，这个筐篓就是一天磨在屁股上，脑袋上戴着一个小黑毡帽。晚上背着一点矿石回来了，全家人都高兴，人也回来了，矿石也背回来了。就是这样子过日子，就是吃点洋芋、吃点玉米，还算好点的，要不然还不是饿着肚子。我从8岁一直干到十几岁，就在洞子里头背筐了。

只有一条街的东川

那个时候东川哪有什么人哪，哪有这么多样的东西？都没有。过去只有一条街，上下都完全是偏坡。有一条街叫集街，赶街的人们，卖红薯、卖草鞋、卖苦莲子，都是卖这些东西。还有就是挑糖来这里卖的，从汤丹背菜到这里来卖，卖完又背回去，完全是用人背，人背马驮到这个地方来，没有宽马道。我们从汤丹到东川的新村来需要过河，那河水有时候会把人陷到河下去。现在都是宽马道，以前是不可能的事。



20 世纪 50 年代的矿山

死于矽肺

勘探那个时候，从哪个地方来的人都有。分两种，一个是路面勘探，一个是井下勘探。路面勘探的人比较多，井下勘探的人要少一点。井下勘探怎么整呢？小机头就让人拿上去、抬上去，用肚皮抵着打眼。在井下，有的有架子，有的没有架子。当时只打干眼，不打水眼，那个时候不知道粉尘污染，只图快，不知道打干眼会得矽肺，觉得解放了、翻身了，干工作很卖力气的，所以都没有考虑矽肺不矽肺的问题，后来说是打干眼粉尘会通过鼻孔到肺里面去，不要多长时间，就会得矽肺，有些就是20多岁、30岁就死了。我在汤丹矿安全股时，那时死的人都让我们去安葬，要我们处理这些事。真的是没办法，逼着他们打水眼，等我们走了他们又打起干眼来了。

我的弟弟到现在还在医院，得的是矽肺病。我舅舅也是死于矽肺病。

因为洞子里面岩石比较硬，不像那种刨矿，这种是要打眼，打干眼那个，岩粉是很细的，呼吸以后，通过鼻孔吸到肺里面，慢慢肺里就结成好像水泥坨坨一样，就成了矽肺了。以前死那么多人，就是这样子得的。我记得，死得最快的是翻营头这种人。另一个是钻工，因为要求他打水眼，不听，我们也管不住，以前我经常在洞子里面喊，不让打干眼，我们进洞子去检查，等你转回来，他们照常在打干眼。打干眼速度快，打水眼速度慢，但打水眼能避免粉尘。但每个人都是忙任务，都很诚心诚意地这样子干。那个时候，也不知道什么叫矽肺，就是这样子。干工作，比如说我是一个班，你是一个班，

我这个班完不成的任务，钟点已经到了，我还在干着。完

不成任务，我这个班的人就气得哭，好多都是，

都抢着干，在那儿互相竞争。那时候为了完成任务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完成了任务既有奖金，又能得到表扬，各方面都好；如果完不成任务，还要受批评，奖金也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是你追我赶的，都要争取完成任务，当模范。

粉尘是什么味道呢？吸在鼻子里面的灰好像有点土气的。在洞子里面闻到那股味道是最难闻的了，再加上放炮残余在里面的烟的味道，很难闻。所以，当工人的，



一线打眼工